

离开的薯条

无论在英国的哪座城市，只要在路上行走，都能看到有人手里捧着纸包，里面装着炸鱼薯条和挤满柠檬汁的薯条。炸鱼薯条是英国不同年龄段都受欢迎的食品。2012年一项名为“你认为什么最能代表英国”的调查中，打败披头士乐队、英国下午茶、白金汉宫而位居榜首的英国“国菜”。

炸鱼和薯条，两种看似简单的食物组合在一起，为何能成为英国“国菜”？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外国人都表示“无法理解”。但对于英国人来说，炸鱼薯条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缘由。

历史的选择

其实，炸鱼和薯条并不是一开始就搭配在一起的。

据资料记载，炸鱼是16世纪前后由犹太移民从西班牙或葡萄牙带到英国的，原料大多为鳕鱼。从17世纪开始，得益于当地“犹太禁令”逐步解除，炸鱼店开始在伦敦许多地方。到1785年，瓦特的改良型蒸汽机在工厂投入使用，工业革命爆发。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大量体力劳动者迫切需要找到一种热量高、价格低且食用方便的食物，而街边的炸鱼正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自此，炸鱼便在英国流行起来。

但对于薯条何时在英国流行起来，却众说纷纭。薯条一词最早可以在狄更斯1859年出版的《双城记》中找到。狄更斯在书中描述道：薯条是指用油炸过的粗切带皮的土豆条。1861年，亨利·梅休也提到过薯条。从狄更斯和梅休的书中大致可以推断出，炸鱼薯条中的薯条在这个时期已经被不少人所接受了。

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推动火车运输蓬勃兴起，新鲜的鳕鱼借由货运的便利来到了人口更为稠密的英格兰中南部地区，继而开始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自此，鱼不再是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们的专享食材。

据说，大约在1860年，炸鱼和薯条首次“官宣”结合，专门的炸鱼薯条店也应运而生。伦敦人普遍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初，由约瑟夫·马林创办的炸鱼薯条店，是这座城市第一家专业的炸鱼薯条店。

到了20世纪初，英格兰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挂着“Fish & Chips”牌匾的店铺或是小窗口，它们的流行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据资料记载，到1910年，英国已经有超过2.5万家炸鱼薯条店。到1927年，店铺数量增加到约3.5万家。虽然现在英国的炸鱼薯条“专门店”已经减少到1.05万家左右，但仍远远超出其他国际快餐连锁店的数量。

舌尖的享受

得益于运输业和冷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今，人们在炸鱼薯条店内不仅能吃到新鲜的鱼肉，还可以选择鱼的品种。要知道，早期的炸鱼薯条店在鱼的品种上“别无选择”，能买到每天早上刚运抵港口的鱼，店老板就已经很满足了。不过现在，仅在炸鱼薯条店里就可以选择真鳕、黑线鳕、比目鱼、龙利鱼或者红鲂等，种类相当齐全。

笔者清楚地记得，在英国上学期间，开班测试结束后的第一次班级聚会，就选定在学校图书馆对面的炸鱼薯条店里举行。这家店距离学校非常近，客源丰沛，所以也异常火爆。在店里就餐时，老板一边摆盘一边和我们闲聊：“好的薯条一定是新切的，先快炸一下捞出，晾一会儿再放入热油里复炸。复炸后的薯条外酥里糯，味道最好。”

在众多炸鱼品类里，鳕鱼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品种。因为鳕鱼肉

质坚实、腥味不重，配上柠檬汁和塔塔酱，一口咬下去，酥脆的口感和丰富的层次让人瞬间陶醉。也是那一次，让我开始理解炸鱼薯条在英国不同年龄段都受欢迎的原因。

提到塔塔酱，不得不多说一句，这种加了调料的蛋黄酱和炸鱼简直是绝配。

有了满意的初次尝试，炸鱼薯条也成了笔者去图书馆参加小组讨论后，快速解决晚餐的最佳选择。

情感的羁绊

炸鱼薯条对于英国人不仅是一种日常食物，更蕴含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对英国实行海上封锁，英国出现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食品配给制度。由于英国自产土豆，基本不需要从海外进口，并且能在相对安全的水域捕获鱼类，因此，炸鱼和薯条没有被纳入计划供应清单，二者也成为战争时期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能量来源。据统计，“二战”期间，英国人对于炸鱼薯条的需求量比战前增加了30%。

英国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炸鱼薯条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莫过于，1944年诺曼底登陆时，为分辨敌友，英国士兵将“炸鱼”和“薯条”当作互认身份的暗号。由此可见，炸鱼薯条在英国的文化和历史中已经根深蒂固。

不过，最近这道英国“国菜”的日子不太好过。

近两年，受高通胀影响，英国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飙升，英国食品价格以40年来的最快速度飙升，用于制作炸鱼薯条的原料鱼、土豆、食用油，甚至辅料面粉都在涨价。加上去年夏天英国干旱天气居多，土豆收成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土豆的“身价”也节节攀升。从外部环境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进行了多轮制裁，俄罗斯鳕鱼等重要海产品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如今鳕鱼价格已经从前维持很长时间没变的8英镑/公斤涨到了14英镑/公斤。

随着原材料价格飞涨，炸鱼薯条的售价也水涨船高。之前一份炸鱼薯条大概只需要8.5英镑，现在的售价已经涨到了11.5英镑。英国的全国炸鱼薯条联合会表示，由于成本逐渐上升，未来两年内英国将有一半的炸鱼薯条店面临倒闭风险。

消息一出，本地媒体立刻行动起来，发起了“拯救国菜”行动，希望英国居民能增加购买炸鱼薯条的频次，挽救更多店铺。英国全国炸鱼薯条联合会会长安德鲁·克鲁克也呼吁英国政府，着手制定长远战略，设法帮助炸鱼薯条店渡过难关。

也难怪英国各界反应这么大。毕竟，炸鱼薯条对于英国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羁绊。让这份美味长久地留存下来，不仅是对饮食的传承，更是对旧日时光的缅怀。



悦读

□ 杨啸林

“理性”何以通向不确定性

洛诺夫斯基指出，经济学从来没能从18世纪强加于它的“理性结构”中恢复过来。布莱恩·阿瑟也表示，当他还是一名修读经济学的学生时也曾如此“假想”，从理性人类行为的“公理”出发，可以构建出消费者理论；从消费者理论和相应的厂商理论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学；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关于经济的总体理论，即宏观经济学。

但在研究中，布莱恩·阿瑟逐渐发现，这一理论大厦“最底部的组件”却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经济活动依赖于人，而不是有序的机器部件，而是有情感和偏见的。“理性经济人”的设定过度抹除了人的异质性，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的经济结论很可能而且经常与现实不符。其二，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寻求唯一的均衡状态，但技术是不断进步的，会不断打破这一“平衡”，而这些技术演进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往往被忽视，至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针对这两个问题，布莱恩·阿瑟做了深入的思考。他首先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理性的演绎推理。

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将行为主体假定为同质化的理性角色，并假定他们会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形成相同的预期。比如，在标准的有效市场金融理论假定中，投资者是完全同质的，他们对资产的未来价格有着共同的预期，并能够立刻行动起来将所有市场信息反馈到价格中去。在这一逻辑下，投资收益根本无从谈起。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复杂经济学更强调行为主体的异质性，认为行为主体不一定能形成相同预期，也无法通过任何客观手段获悉他人对价格的预期，其尝试获悉他人价格预期的行为，只能形成“主观预期的主观预期”，从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投资者的信念就会波动，而在股市里，波动就意味着有人赚钱、有人赔钱——这和现实体验就一致多了。

如果行为主体无法通过演绎推理

形成预期，那怎样才能形成预期呢？复杂经济学给出的答案是归纳推理。布莱恩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了模拟现实的“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他为这个市场中的每个行为主体设置了多个不同的“市场假说”，它们都是主观的预期模型，影响着市场价格和股息息的变动。在多次实验中，行为主体会被要求同时测试这些预期模型。其中，对市场走势预测较准的模型将被保留，并据此进行买卖决策；反之，则被抛弃。这个过程就叫作归纳推理。

在归纳推理的过程中，复杂经济学强调，行为主体和其所塑造出的环境是相互影响的。行为主体在市场中检验自己的预期模型，被验证为真的模型将被保留，并组成一个集合，进一步影响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一些新的预期模型被验证为真，并且行为主体也会构建出新的预期模型。总而言之，变化在不断发生。

基于此，复杂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追求的均衡状态只是特例，非均衡才是“自然状态”，这不仅是因为外部冲击，更是因为非均衡本身就产生于经济内部。简而言之，经济不再是一个“死板”的机器，而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复杂系统。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当新技术被引进，生产函数会发生变化，产量提高，劳动力或其他资源得到释放。经济平滑地从一个均衡转移到另一个均衡，并实现内生增长。在此框架下，技术虽然被视作变量，但只是经济函数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重要性远不及价格和数量。

但复杂经济学不一样，它把技术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而且不追求均衡视角。它认为，技术是人类为实现自身目的而运用的手段，既包括工业生产程序，又包括组织机构、法律和制度。经济则是建立在技术之上的一系列安排和活动。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当纺织机械新技术出现，并开始替代以手工

作坊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时，便催生出工厂这一更高级的组织安排。为支撑新的工厂生产体系，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过来，工人宿舍随之建起。工厂、工人及住房的组合，形成了工业城市的雏形。随着工业城市的发展，一整套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出现了，后称之为“维多利亚式的工业经济结构”。

同时，复杂经济学还强调，技术进化的机制是“组合进化”，即新技术是从现有技术中创造出来的，已有技术的不同组合促成了新技术的诞生。整个过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第一个模块倒下，后续模块就会跟进，建立在技术之上的经济自然也会不断发生变动。

综上所述，复杂经济学对两个问题的回应都落脚于一点，即经济永远不会停滞，“时刻准备着”从内部发生变化。这便是复杂经济学的真正内核，即探讨当经济并不处于稳态时是如何运行的。它超越了均衡理论的框架，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机械的，而是依赖于过程的、有机的、永远在进化的。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同意，传统经济学的思想框架和知识谱系，难以解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相较新古典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的视角显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日趋复杂的全球经济，而拥抱这种非均衡下的不确定性，或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诸如市场波动、垄断、贫困等复杂现象和问题。



本版编辑 韩叙 周明阳 美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gjb@jrbns.cn